

仰觀天象，俯察物理

——專訪天文學家陳文屏教授



陳文屏教授在研究室走廊與 Rosette Nebula 圖合影。

地點：中央大學健雄館（科學四館）S4-906

時間：2020 年 8 月 5 日 A.M.10:00

郭惠珍／採訪、拍攝

「宇宙，充滿各種讓人好奇的事物，很值得我們探究。」陳文屏教授給熱愛天文的朋友們的一句話。

出發：走上星軌

對天文的好奇，來自屏東空軍眷村長大的童年。陳文屏教授就像電視劇《一把青》裡的小墨婷，從小看著飛機起降，也曾和父親飛在高空。夜晚，男孩躺在草地上，仰望滿天星斗，未知的黑夜，閃爍著無數的星點。國高

中後，才知道不是每一顆亮點都是恆星，有些可能是人造衛星，或是星球碰撞，陳教授對這些未知物的好奇心大開，立志進入天文研究的行列。

當時，臺灣的大學校系中，並無天文學系，他放手一搏，在能夠填寫百個的志願欄，只填了八個物理學系，堅持非物理系不讀。陳文屏教授的父親反對他讀物理系，希望他讀當時出路較好的電機系，但是「我就是喜歡物理，喜歡天文，沒有人能保證自己十年後在做什麼」的堅持，讓他能夠持續走在天文物理的研究路上。後來成功考上中央大學物理系，成立天文社團，召集對天文有興趣的朋友一起觀測星星。大三那年，中央大學在校園內建設了簡易天文台。但是物理系的訓練，不能滿足熱愛天文學的他，大學畢業前，在臺客座的美籍華裔教授呂克華教授，為他寫推薦信到美國攻讀天文學研究所。

到了美國，從物理系到天文學研究所，學科之間的差異，讓他花了一些時間調整自己。起初是語言的問題，陳教授很快克服；其次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，在於物理系重視標準答案，天文學則充滿未知性，兩者之間的落差，讓他很不適應。但這並沒有讓陳教授感到挫折，反而興奮，好奇心倍增，感受到天文學科充滿未知數，盡情探索宇宙無垠的魅力。

藍海：物的道理

1992年，陳文屏教授回到臺灣，當時的天文學者雖少，可是發展無礙，物理界、國科會（現科技部）沒有虧待天文，特別在中央大學，前校長劉兆漢曾許諾用兩米望遠鏡來交換陳教授留校，足見心意。陳文屏教授參與了中央大學鹿林天文台的建設，口徑一米望遠鏡的設置和臺美掩星計畫、泛星計畫等大型天文計畫。口徑一米望遠鏡在臺規模雖然仍是數一數二，但鹿林天文台的地理位址很難設置更大口徑的望遠鏡，相較之下，現在南非、智利等地域，更符合天文觀測條件，在國際間已有更進步的器材裝置。如今天文是世界的事情，是宇宙的事情，不能只滿足於臺灣之光。

參與泛星計畫的臺灣人大概只有3%左右，比例很少，這件事要從臺



怕光害的天文學家，習慣摸黑研究，陳文屏教授平常在研究室工作時也不開大燈。

灣教育的根本談起。美國的天文學研究相當成功，陳教授過去受到的博士訓練、文化刺激、教育理念等，讓他深深體會，「所謂物理，是對『物的道理』」。大自然沒有學科，然而臺灣的教育方針，則讓學生被考試制度限縮了自己，似乎也認為只要拿到高分，得到臺灣的認同就可以，難有突破與創新。他認為，因材施教才能讓不同資質的學生適性發展，同時也不能只侷限在自己專長的領域中，大學裡的通識教育，讓學生能夠學到不同領域的學問知識，彼此激盪出火花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這些年來，陳教授四處演講，除了推廣天文知識，更希望其他領域的人，凡對天文有興趣的都能加入天文的行列。舉例來說，地質學家也可以從事天文學研究，如果有某顆地球 2.0 的行星，它的地質條件需要分析、綜合歸納，這關注的不只是地球上的事情，包含了宇宙，那麼就突顯了地質天文學家的獨特性與競爭性。再比如生物學家，假如在某顆地球 2.0 上發現海洋，那麼就有發現生命的可能，這時候生物天文學家的專業也同時顯現。這就是藍海（Blue Ocean），提高各領域的臨界值、共同價值、創新，讓自己充滿競爭力，這也是陳教授對年輕人的勉勵。

臺灣現約有一百多位天文學者，不少大學開始招聘天文學教授，陳教

授曾統計美國排名前五十的大學，統計天文學教授的師生比例，認為一百多位是遠遠不夠的，但如果臺灣的大學群體合作，結合起來，一起從事天文學研究，他相信未來絕對有所不同，對於臺灣天文研究的發展，他保持著樂觀的態度。

火光：命名之意義

小行星的命名，這件事可大可小。小行星的命名和彗星不同，並非以發現者的名字命名，而是只要不違反小行星命名協會規則，就能夠命名。例如，有一顆小行星就叫陳文屏，是一位日本天文學者命名的，但陳教授本人則低調回應，過譽了。

小行星命名的意義在於它的社會價值。例如 200025「雲門 Cloud Gate」他們公演募款，深耕地方藝術，推廣臺灣；192208「慈濟（Tzu Chi）慈善和醫療都是享譽國際的團隊，在命名頒證會他們也有到場。或是其他命名，充滿善心的菜販陳樹菊、空拍臺灣提倡環境保護的齊柏林等，陳教授認為，具有社會價值的團隊或個人，地方或族群，透過新發現的小行星命名，能夠引發新聞報導，透過媒體再次喚起閱聽人對他們的注意。

有一些人可能被忘記了，現在透過小行星命名又重新得到關注，像火花一樣被擦亮了。即使命名的熱潮很快過去，目光停留的時間相當短暫，但這些對臺灣社會，充滿意義與價值的人們，大家又開始記得他們了。陳教授認為，將小行星以對臺灣社會，具有貢獻意義和價值的人為名，為臺灣社會傳遞正面力量，這就是小行星命名的意義。